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阿強：由長歌

二六：要搞妻佢

汪國昌曰：「搞到人定可以整妻佢，無謂佢地以爲我出千，不過咁跟我落住個幾位，氣色甚旺，我想你幫我搞妻佢。」

娘乃曰：「我同佢上床就可以搞妻佢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未得，你要靜靜揩多少水，撥落佢此處，咁就可以整妻佢。」

娘乃曰：「你話乜水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呢，此處D水呀！」

娘乃咭咭笑，曰：「咁肉酸，人地會知者也！」

汪國昌曰：「你靜靜做手脚，擺明車馬自己撲完又去撲佢，當然唔得喇，你靜靜吼佢不爲意之時就抹過去。」

娘乃曰：「要抹幾多啲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要有一笪至得，嘩，咁大笪喇，我做界你睇……就咁大。」

娘乃曰：「咁就可以整妻佢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然，一定是四十幾歲，頭半禿，有個地中海，肥肥大大，但一定上釣，我睇得出，這個地中海係好色之徒，而你又咁靚，電下佢，佢老豆姓乜都不知。」

娘乃曰：「你要我幾時釣佢呢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嘩，你做沖凉妹，一樣有假期喫？同老細講，大媽媽到，告假。」

娘乃曰：「我剛啱在兩個禮拜前攞過假，老細不信者也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你可砌詞，話食過寒凉東西，要休息一兩日。」

娘乃曰：「好喇，我即管試下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好極，我地去消夜。」

娘乃曰：「哥，今晚陪你瞓覺好不好？」

蜂語風言

選馬

沙田區議會改選將利用馬匹宣傳。

提防有人落鎗票。

當前急務

有人呼籲要向兩局表達意見。

先控制一下物價如何？

只有可惜

據說中下價樓受歡迎。

很多人可惜自己有錢。

心關

火星浮虜

——沙駱·文　畫·家·繪

二四五：失意的秀秀

很高興從小巧嘴裡聽到——錦田至今尚未結婚的訊息！但他在錦田回到身邊來時，並不打算拆穿。現今，他已是講製包裝人生的導演。雖然拍的多是功夫片，但近年來有了名氣與地位，每拍一片，例必先爲觀衆設想，企圖靈活地塞進一些生活的、有主題性的內容。奇怪，當他和謝劍鳴（老謝在錦明的帮扶之下，早已脫離華華，成爲有名的編劇家。）在研究新劇本時，就想起錦田，耳邊啊起她和自己看第一部做武術指導影片「荒島俠侶」時說過的話，她鼓勵他以後搞戲，最好搞些益智與趣味結合，有點理想的好電影。因此，他要求劇本很嚴，刻意削一些低級趣味情節。他常與老板力爭，拒絕硬要在電影塞進去的無聊與色情，所謂爭取票房紀錄的東西。如今，他無數拍一身輕，不忘父業，常在醫館醫治受傷者。到現目，他却要爲自己，爲兒子爭取過正常的生活，建立一個眞正的好家庭，找到一個好主婦。就要好好地籌備計劃導演一部屬於自己的好戲！

從他們口中，曉得秀秀離開錦華後，先後拍過兩部武俠劇，票房紀錄慘敗，再也沒有片商請她拍片。作爲媽媽的槐嬸，以爲女兒富貴夢醒，便走去九龍太子道她的家，好言勸她回家，爲兒子着想，還是和繼明結婚吧！但槐嬸發現她家裡有個小鬼子男人。秀秀說是什麼台灣導演。她說她並不服氣，要轉換環境，去那邊闖闖。小鬼子導演告訴她，在那邊她一定會受到歡迎……媽媽在睡房裡求女兒，還是以兒子爲重，與繼明復合。她氣憤憤說：「我再也不會和他做夫婦的了！」

媽媽不明白女兒爲什麼如此決絕？秀秀說：「他現在是個當紅導演！他忘本，不記我當時拉他、捧他、愛他，媽，你幾時見他找我在影片演個角色？我不和反骨的人在一起！」

（七六）這個毛人果然十分厲害，他打敗了許多對手，最後和另一組的長勝摔跤手冠軍。這個對手是彪形大漢，頭上有角。愛多嫲對柯馬士道：「他頭上有角，看來和雅打星同一星球人，你認爲他能勝毛人嗎？」柯馬士點頭道：「我認爲有角人可打敗毛人奪取冠軍。」

（七七）愛多婦道：「我也認爲有角人會打敗毛人。」旁邊的火星女人點頭道：「是的，這有角人可以打勝，毛人雖然技術不錯，但吃虧在全身生毛，有角人可揪住他的毛摔倒他！」毛人與有角人交手。最初是勢均力敵，但最後果然是被有角人揪住他身上的毛拋擲半空！

（七八）毛人在半空中摔了下來，受了重傷，無法再比賽了！四座觀衆喧起喝采聲，這一次的星際摔跤大賽，是有角人奪得冠軍。不過，這只是暫時的冠軍，火星王子會向他挑戰。除非王子不向他挑戰，他才是冠軍。果然，一個火星人司儀向衆宣佈，王子要與冠軍較量！

兩代人

海·辛

二六：難技人

丁小東點頭答應，但他却替波比躭憂，他對波比說道：「你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胆量，爬水喉到我家裡來，你住的是十三樓，我家是十五樓，我時候，我走上天台，我們居住的大廈天台，這大廈有二十七層高的，我爬上天台的圍牆上，走來走去，却沒有掉下去呢！我爹嗎媽咪，後來找尋我，找到天台，他們看見了毛人就是馬戲班那些走鋼線，空中打鞦韆的。」

波比停了停，又繼續道：「後來，他們又發覺我喜歡吃魚，而且吃生魚。不過媽咪說生的魚會有一些虫，走入肝內，十分危險，故此她不許我吃，只給我吃煮熟了的魚，和罐頭的沙丁魚！所以我去偷生魚吃！我很大胆，但却怕一種東西，我怕狗，狗見了我都向我吠。我怕狗你是早已知道的了！」

丁小東道：「是不是？」

波比笑着搖頭道：「沒有，他們說我與別的小孩子不同，長大了會成爲一個十分出色的雜技人呢。」

丁小東道：「你們看見了人就是馬戲班的人，我問他們。爹嗎說，雜技師，我問他們。媽媽說，雜技師，我問他們。」

波比道：「當時我也不懂，我問他們。爹嗎說，雜技師，我問他們。媽媽說，雜技師，我問他們。」

丁小東道：「你後來捱打了沒有？」

波比道：「沒有，他們說我與別的小孩子不同，長大了會成爲一個十分出色的雜技人呢